

李世民

打天下

权力的逻辑

2

陈唐 著

征战诸侯
再现唐初四大战役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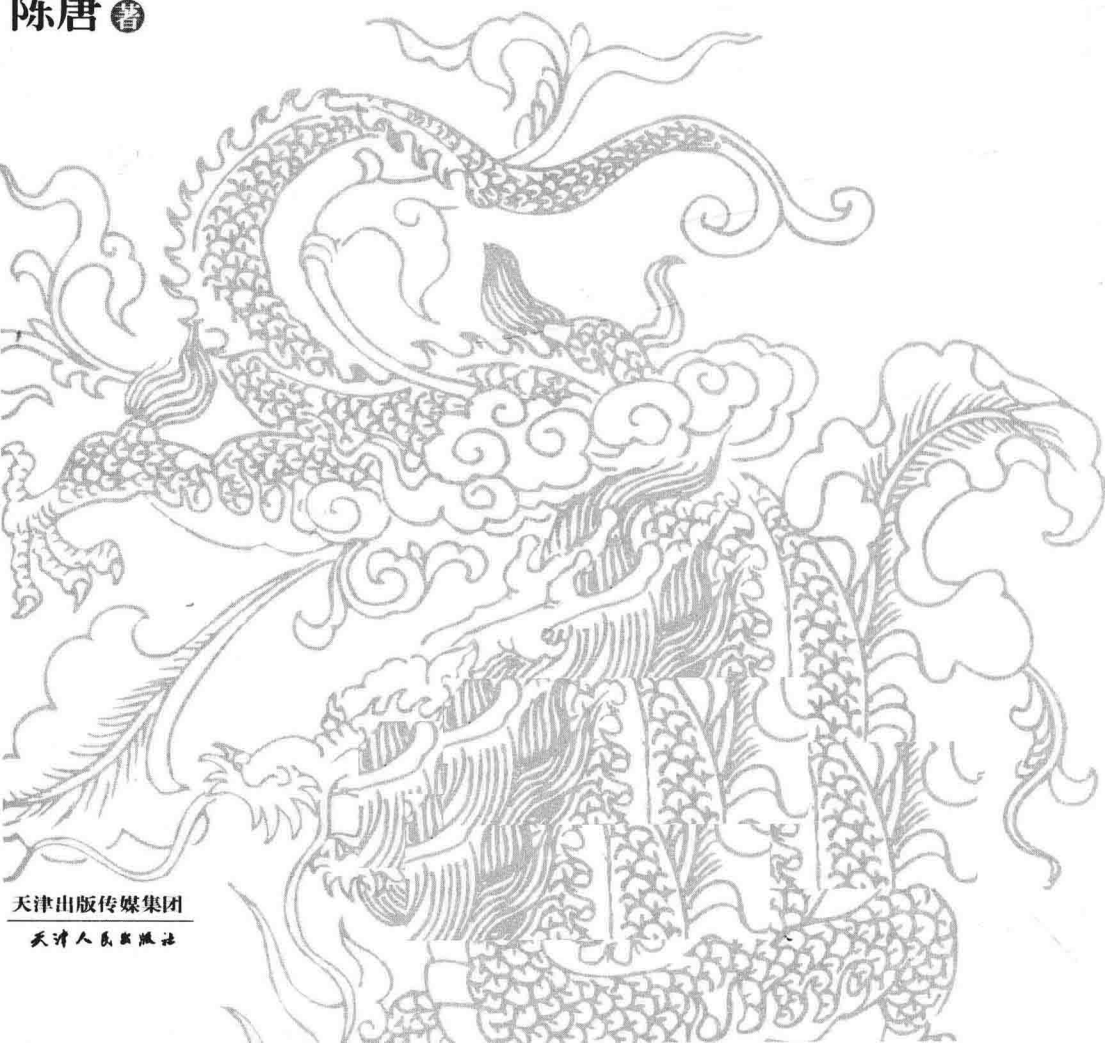
李园民

权力的逻辑

打天下

2

陈唐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浅水原之战：李世民大战薛举

公元617年4月，金城（今甘肃兰州）灾年，盗贼四起，饥民不得已举旗造反。奉隋炀帝命令，金城守令郝瑗招募兵马平乱伐盗贼，并由时任隋朝金城校尉的薛举为将。

金城不大，在金城平乱，又在金城募兵，岂不是自家人打自家人？因而应征者不多，薛举从中看到了机会。好不容易招募来上千人，就在给大家分发完铠甲，即将出发时，薛举突然变了脸色，说起了隋炀帝的昏庸无道，还称自己身为金城人，实难与金城人为敌，更不想给昏庸无道的皇帝做走狗。

众将士震惊不已，不知何意。薛举随即一副大义凛然状，继续慷慨激昂，义愤填膺。他称天下大乱，皆是因皇帝昏庸；而百姓受苦，皆是因皇帝无能。既然如此，此刻，他情愿一死，也不愿意做皇帝的帮凶，滥杀无辜。

金城人就是我们的亲人！你们愿意为昏庸皇帝杀自己的亲人吗？薛举高声大喊，将悲愤的火焰在士兵将领中点燃。

这些来自金城的士兵，纷纷响应，不仅不愿平乱，还要推举薛举为首领，以便率领他们起兵反隋。

这是一场策划已久的阴谋。

薛举见目的达到，在假意为难一番、推辞一番、痛心疾首一番后，“无奈”地答应了众人的请求，即刻带领大家起兵谋反。同时，他还令儿子薛仁杲擒拿金城守令郝瑗，并囚禁各郡县官员及亲眷。

薛举父子，彻底从一个平乱者，摇身一变，成为起义者。在将金城

掌握在自己手里后，他开仓放粮，赈济饥民，获取人心。

金城守令郝瑗原本就对隋朝廷不满，在被薛举父子擒获后，不慌不乱，也不挣扎，甚至说愿意跟随薛举反隋。薛举兴奋不已，一时之间，竟然觉得他起兵是天意难违。

阴谋成功便是天意！

薛举父子在金城的反戈和李渊父子在太原的反戈如出一辙，早有预谋。只是一直在寻找机会，寻找能明目张胆募兵的机会。李渊父子以讨伐王世充、阻止突厥攻太原为由募兵，而薛举父子则是平乱、伐盗贼为由募兵。

不同的是，薛举父子在金城募兵没有李渊父子在太原募兵顺利，可这并没有成为薛举父子起兵的障碍。

民以食为天。饱受饥饿摧残的百姓，善良而单纯，他们不懂那些野心勃勃之人的最终目的；他们只知道，谁给他们饭吃，谁让他们不饿肚子，他们就支持谁，拥护谁。

开仓放粮、赈济饥民让金城百姓视薛举父子为救世主。为了以后能永远不饿肚子，很多曾经不愿应征入伍、躲起来的成年男子，也纷纷站出来，主动要求应征，他们要在薛举父子的带领下，推翻昏庸皇帝，过上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。

薛举父子的队伍，慢慢壮大起来。

欲望在膨胀。薛举的将军称号已经不能让他满足了。在众人极力推举他为王时，他毫不客气地自称为西楚霸王。

薛举是金城士族，出身豪门，资产雄厚，又因其体貌健壮，英武骁悍，善骑射，年轻时便以项羽再生自称。如今，既已称王，那就叫西楚霸王吧！

西楚霸王（西秦王）薛举，建年号秦兴。

自比项羽，薛举并非大言不惭。不管是从外形还是从作战能力上来看，他都不逊色于项羽。因此，自起兵起，英勇善战的他便带领他的起义军，

所到之处，皆成他的天下。

趁着兵锋甚锐，薛举亲率精兵两千，与率兵马一万的隋将皇甫绾在赤岸进行了一场恶战。薛举依靠天气（大风）的帮助，趁着对方逆风之时，强势出击，皇甫绾大败而逃。薛举乘胜追击，一举拿下枹罕。

这一仗，又是数万人归降。

隋朝廷被这个突然窜出的西楚霸王打懵了，一时之间，竟然对他有些无可奈何。那些有反隋之心，仍在徘徊观望者，被他的勇猛无敌所折服，纷纷投靠他，就连边界的羌族武装、宗罗睺领导的反隋力量也都自愿归附于他。

薛举父子开始称霸一方。

此一时，彼一时，气势如虹的西楚霸王进封宗罗睺为义兴王，辅佐晋封为齐王的长子薛仁杲，同时，他又进封小儿子薛仁越为晋王，兼河州刺史。

一个小朝廷就这么建成了。

“小”朝廷也不能满足薛举父子了，他们要建立大朝廷。为此，他们越战越勇，接连攻下了鄯州、廓州，领地变大，一时间，拥兵竟达十三万之多。

欲望继续膨胀，野心肆意生长，薛举父子不再只将隋朝廷当敌人，所有阻碍他们变“大”的势力，都是他们的敌人。在通过“偷袭”将扶风的唐弼领导的起义军灭掉之后，他们的兵力达到了三十万。

此时，陇西（陇山以西）大部分地方已经被薛举父子占据了。

西楚霸王的“王”也无法满足薛举了，他要称帝。

公元617年7月，也就是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的一个月后，薛举在金城称帝。称帝后不久，他又占领秦州，在立儿子薛仁杲为太子、设官吏后，又将都城从金城迁到秦州。

西秦国出现了。

欲望越来越大，西秦帝薛举决意称霸天下。然而，就在他准备进攻隋朝都城——长安时，却发现长安已经被太原起兵的李渊捷足先登，并灭隋成功，创立了李唐。

薛举的懊恼可想而知，他后悔没有及早攻打长安，让李渊父子钻了空子（那时候的薛举，自信心爆棚，认为只要自己攻打长安，李渊父子根本就没有机会建唐）。

一路顺风顺水，攻城势如破竹的薛举父子，这一刻根本就没有把李渊父子放在眼里。

长安是我西秦帝的，即便你在长安称帝，我西秦帝也能将你赶下来。那时的薛举，就是这么霸道。

李渊父子创唐成功，并未打消薛举父子独霸天下的野心。他们觉得，他们称霸天下的目标没有变，唯一变的是：将灭隋换成了灭唐，将赶隋炀帝下台换成了赶唐高祖下台。

如此而已！

然而，令薛举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们遇到了宿敌——李唐的秦王李世民，自此，他们之间的较量开始了……

第二十八节 薛举西进

（1）

公元617年6月，李渊父子太原起兵。一年后，李渊称帝建唐，改年号为武德，定都长安。虽然灭隋建唐成功，可这李唐江山能否保住，别说唐高祖李渊，就是所有建国功臣，心里都在打鼓。他们知道，灭隋建唐只是第一步，虎视眈眈盯着李唐江山的，大有人在。

李密、窦建德、宋金刚、刘武周、王世充、薛举……枭雄林立，割据一方。

叛乱，成了他们亟待解决的事。可是，如此多的枭雄，如此多的割据势力，要先向哪一家下手呢？唐高祖李渊的头都想炸了，还是没有头绪。于是，他将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召进宫，商量此事。

“儿臣觉得还是先打薛举父子为好！”李世民说。

“二郎何出此言？”

李渊有些吃惊，以他对这个二儿子的了解，应该建议先打李密或窦建德才正常：李世民喜欢将最难啃的骨头放在最前面。而在这些枭雄里，李密和窦建德最强大，也是最具威胁的。可他为什么要提议先攻打薛举呢？

“薛举父子近期势头很猛，我们必须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。”李世民说，“何况陇西若不尽快夺回来，很可能成为他们攻打长安的突破口。”

李渊禁不住微微点了点头，心想，这二郎对时局的看法是越来越成熟了。即便认同，他也将目光看向了李世民旁边的太子李建成。

“大郎如何看待此事啊？”他问。

不管何人提出何种建议，李渊都会征询太子李建成的看法。这是他的策略，也有他的用意。秦王李世民的风头太劲，气势太强。他必须用这种方式，提升太子李建成的存在感，打压秦王李世民的风头。这不是他身为父亲的偏心，而是身为一国之君的良苦用心。

李建成看了看父亲李渊，又看了看弟弟李世民，李世民的话也有些出乎他的意料。打薛举，似乎更像是他的建议。对他而言，打薛举最稳妥，既不是这些割据势力中最强的，也不是最弱的，最适合下手。

李世民感受到了哥哥李建成投射过来的疑惑目光，没有回应，只是在心里暗笑一声。确实，打薛举，并非出于李世民的本意，而是听取了李靖的建议。

几天前，李世民与长孙无忌聊时局时，对于李唐先灭哪个割据势力，是李密还是窦建德，产生了分歧。两个人争得不可开交，且各有各的理由，

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“李密在瓦岗军的威望越来越大，手底下人才济济。”李世民说，“拿下他，便拿下了他手下的英才。”

对李世民来说，打李密除了李密威胁很大外，还因为他手下有很多他想拥有的英才。

“是！李密手下是有很多猛将，不过又怎样呢？二郎你也说过，得民心者得天下。这些人里，最得民心的是谁？是夏王窦建德。”长孙无忌说，“此人对李唐的威胁最大，我认为，最先解决掉的应该就是他！”

长孙无忌很少激动，可和李世民为此事争得太久，也有些急了，大鼻孔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声响，像在拉风箱。

“窦建德得民心没错，可窦建德是这些人里，最没有野心一个人，对我们没有威胁！”李世民也有些急了，脸和脖子都变成了绛红色。

谁也说服不了谁，谁都说得有道理，到底听谁的呢？

两个人争累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最后决定听李靖的建议（他们本想听刘文静的，无奈碍于李密与刘文静的关系，怕意见不客观，也便作罢）。

李靖不知李世民急召他来秦王府为何事，刚开始有些忐忑，匆匆赶来才知道是为先打谁而争论，哭笑不得。

“药师兄快来快来，给我们做个决判！”李世民把李靖按在椅子上说。

李靖一来，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便各抒己见。他也只是默默听着，见他们说完了，这才说了一个他们两个都没想到的名字：薛举。

“他？为什么？”李世民和长孙无忌同时间。

李靖用他一贯的清冷语调说，薛举最近气势高涨，若论实力又稍逊于李密和窦建德，最适合拿来“杀鸡骇猴”，还说打赢建国第一仗对唐朝廷和唐百姓都是一种鼓舞。

李世民和长孙无忌一想，确实如此，再加上他们的意见不统一，也

就认同了这种看法。于是，在李渊问起时，李世民便脱口而出：薛举。

“大郎？你认同二郎的意见吗？”李渊又问了一句。

“儿臣和二郎的看法一样！”李建成说。李建成有些垂头丧气，不为别的，只因李世民率先说出了这个答案。

果然，李渊不易觉察地叹了口气，为太子李建成没能提出有新意的见解，跟着李世民人云亦云而失望。

“那就按二郎说的来吧！”李渊说。

就这样，公元617年12月，唐高祖李渊派秦王李世民领兵攻打西秦。

(2)

能割据一方者，没有弱者；不老谋深算，又岂能做得了强者？

在长安的李渊和两个儿子商议攻打西秦，夺陇西时。秦州的薛举和两个儿子也在商议，怎么攻打长安。他们没有李渊父子那么纠结，不会为攻打谁而犯难，他们一门心思只想攻占长安。

“有唐就没有西秦，有西秦就没有唐！”薛举对两个儿子说，“先发制人，后发制于人！我们必须先于他们下手！”

薛举说起李渊和长安来，是带着恨意的，像是李渊父子抢了本该属于他的长安似的。

从他嘴里抢走的食物，他怎么可能不夺回来？

“怎么吃进去的，就怎么给我吐回来！”这句话在薛举的心里，已经藏得快馊了。

“先攻泾州（今甘肃泾川县）！”薛仁杲一脸横肉，冷着脸说，“这是他们的军事重地。”

不容置疑，这是薛仁杲说话的方式，不管对谁，都像是在发号施令，包括对他那皇帝父亲也是如此。薛仁杲一脸横肉，长相凶狠，从他的脸上，丝毫看不出父亲薛举的英武和帅气。对于这个长子，薛举虽然也有诸多

不满，却很欣赏他的军事才能和作战能力。因此，薛仁杲虽然语气不好，让薛举有失皇帝颜面，却也因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，忽略了儿子对他的不敬。

在薛举父子谋划攻打泾州的时候，唐军已经开始行动，以李世民为统帅，刘文静、刘弘基、殷开山、李安远等八路总管为副统帅的四千兵马，向西秦都城秦州进发。中途，他们得知薛举父子正率兵准备攻打泾州，李世民和八路总管大惊失色。

自然，薛举父子的这一举动，出乎他们意料。

“想不到薛举父子行动如此之快！”李安远说。

“去泾州！”李世民一脸严肃，没有丝毫犹豫，“必须赶在他们之前到达泾州！”

唐军及时改变路线，经过几日不眠不休，总算到了泾州，且赶在了薛举父子之前；没一日，西秦军也到了。

俗话说，一物降一物，与其他人交战，薛举父子英勇无敌，战无不胜，可遇到李世民，西秦军如同点炮遇到了下雨天，全哑了。两军交战没有多长时间，西秦军就感到有些力不从心。相反，那唐军则是越战越勇。

莫名其妙，几千西秦将士的头颅便被唐军砍掉了。

“今天势头不好！”

一向相信天意的薛举，心里慌乱起来。这也是自他起兵以来，最让他有挫败感的一场战争。

“撤兵吧！”他下令道。

“撤兵？为什么要撤兵？打仗就要死人。”薛仁杲一脸横肉乱颤，冲父亲吼道。

薛仁杲上了战场从不计得失，即便是西秦军死了那么多人，只要他还活着，他都可以视而不见。薛举平时可以对儿子妥协，但关键时刻，帝王的霸气还是有的。他冷眼看着薛仁杲，眼神一凛。和儿子薛仁杲不同，

薛举的凶狠不在脸上，而在眼神里。当面相凶狠的薛仁杲，遇到了眼神凶狠的父亲时，也会委顿下去，不再说什么。

“有时候，退也是进！”薛举收起他眼神中的凶狠，恢复正常表情道。

薛仁杲不说话，薛举下了撤向陇西的命令。

对秦王李世民的作战能力，薛举早有耳闻。泾州是唐军重地，在那里作战，唐军势必会以死相拼，且是在他们西秦军被动之下，因而，薛举不敢恋战。

陇西是西秦防守最牢固的地方。何况，薛举此举并非只是退让，而是想依托坚固防线，将李世民的唐军引进陇西，然后来个关门打狗。哪知，李世民根本不上当。

“不能再往前走了！”李世民在追到陇西境地时，突然停住了脚步。

“不走了？为什么不走了？薛举已经成了落水狗，眼下正是我们痛打的时候。”刘文静有些不解，“此时不擒薛举，更待何时？”

李世民摇摇头说：“陇西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不可前去冒险！”

刘文静瞟了李世民一眼，很是不屑，心想，这二郎做了秦王，胆子倒小起来了，越来越像他父亲，瞻前顾后的。此时，我们的将士大胜薛举，气势还在，为什么不乘胜追击，倒畏缩不前起来？

刘文静那毫不掩饰的表情，李世民全都看在了眼里。他耐心解释道：

“此次出征，是想一举擒获薛举的，但从薛举的举动来看，他是想引我们过去。我们万万不可上当。在没有十分把握之前，还是撤回去，再做打算吧！”

刘文静虽然心有不快，却也知道李世民的个性，既然决定了，肯定不会改变，只好悻悻然地随着李世民撤退。

李世民不会想到，他的这一撤兵，让一直以来都很自信的薛举，对自身产生了怀疑，那一直想称霸天下的心，竟然产生了畏惧。

薛举退回陇西，等的就是李世民率唐军入他的“瓮”，然后报惨败之仇，

可李世民竟然在追到陇坻时，折转了回去。

“早听说这秦王能掐会算，莫非他已知我的打算？”

薛举在得知李世民没有追来，且已撤兵后，震惊不已。有谁会在大胜之后不仅不追，反而撤兵？定是对我万分了解，不然不会这么做。连我的儿子，薛仁杲都不知我退回陇西的真正目的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

薛举越想越害怕，甚至冥冥之中觉得自己会败给李世民，不敢再出击了。

“古时有投降的天子吗？”一日，薛举突然问了黄门侍郎褚亮这样一句话。

薛举问出此话时，连他都大吃一惊。什么意思？难道自己想投降？投降谁？投降李唐吗？不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吗？为什么只是输了一场，竟然有了投降念头？

褚亮并不知薛举问此话背后的意思，随口说道：“自古以来就有，那南粤的赵佗曾投降汉朝；蜀汉后主刘禅也曾投降曹魏；萧琮……”

褚亮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卫尉卿郝瑗便打断了他的话说：“陛下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怎么能因一两场仗打败就有了亡国想法呢？”

薛举一听，顿时变了脸色，有种当着众人面，被人扒光了衣服的感觉。虽然他也懊悔自己心生投降之意，却更恨郝瑗不顾忌他的面子，当面戳穿。

那刻的薛举，恨不得一刀结果了郝瑗。

褚亮这才知道，薛举这么问是因与李世民的那场败仗，顿时也变了脸色。薛举毕竟老辣，脸色很快就恢复了正常，故作镇定，哈哈大笑道：

“朕岂能为一场败仗而想到亡国呢？朕只是想试探试探你们而已！”

为了让戏演得更逼真，薛举不仅没有砍了郝瑗，还郑重其事地奖励了他，并当即让他做了自己的谋臣；而那褚亮则因自己那句无心之言，被薛举冷落。

郝瑗也不客气，当即出计，说我们不如与割据一方的梁师都结盟。

梁师都的北边是势力强大的突厥，如果我们在与梁师都结盟的同时，又与突厥结盟，三方势力，还能赢不了李唐？

“虽然李唐势力很强，可若我们三方团结起来，他们必定难以应付。说不定我们就此就能攻入长安，取代李唐。”

薛举一听，此计甚好，自己若有了这两方帮手，还怕什么秦王李世民？

然而，郝瑗的这个计策显然有些想当然了。李渊在起兵太原时，已经派使者刘文静和突厥议和了，突厥自然不愿为了西秦而去得罪李唐。因此，此计根本没能实施。

虽然对付李唐还没有什么好计策，但薛举的自信心却在逐渐恢复，野心也重新抬头。他下定决心，要用一场胜仗，赶走内心深处还残余的，一点点对秦王李世民的畏惧。

机会，终于来了……

第二十九节 浅水原第一战：祸莫大于轻敌

(3)

公元618年7月，薛举大举东进，他要用一场胜利，为自己雪耻，更让自己恢复斗志。

西秦军以迅猛的态势，入侵安定郡，随后又在安定郡兵分三路，一路主力（既有步兵也有骑兵）由薛举亲自率领，向高墪（今陕西长武北）方向进发；另两路则由骑兵组成，分别由东北、西南两侧向北地（今陕甘部分）、扶风二郡进发。

两支骑兵分别到达豳州（今陕西彬县）、岐州（今陕西凤翔）一带时，薛举也已率军逼近高墪（今陕西长武北），势头很是凶猛。

薛举东进，李世民早已得知消息，不敢马虎，也率军向高墪赶去，

并想再次比薛举更早到达高墟，以便能将高墟城做堡垒，与薛举打一场消耗战。

向高墟进发时，李世民已经决定深挖壕沟，坚壁不出。他想用最少的兵力，拖垮薛举。然而，李世民虽然如愿以偿地比薛举快一步抵达高墟，却因没日没夜的跋涉、过度疲累而生了病，患上了疟疾。

浑身无力的他，别说是上战场指挥作战了，就是坐着都难受，虚弱得只能躺在床上。

这一仗看来是没办法亲自指挥了，李世民不得已，命人叫来行军长史刘文静和司马殷开山，让他们替他指挥作战。怕刘文静和殷开山轻敌，李世民还特意嘱咐他们，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，以守为主；还说薛举急于报上次在泾州的大败之仇，想必求胜心切，急于挑战。

“西秦军一路行军作战，粮草消耗不少，不足以维持很长时间。”李世民斜倚在床上，有气无力道，“等我病好了！咱们看情况再战不迟！”

刘文静和殷开山嘴里答应着，心里却很不服气。刘文静觉得，薛举一路行军作战，还曾救援过与唐军作战的义兴王宗罗喉，军力和气力都有所消耗，不在敌人疲时战，又待何时？难道等他们恢复体力？

殷开山也觉得，李世民的“以守为主”打法太消极，太高看薛举了，于是便对刘文静说：“秦王这么做，是担心我们不能退敌。秦王太高看那薛举了，他有那么厉害吗？有那么厉害还会在泾州时被我们打得屁滚尿流？”

“司马说到我心里去了，那薛举本就自负，如今若知道秦王病倒，我们又龟缩不出，不知会怎么看轻我们。不如我们主动出击，既能让薛举知道我们的厉害，也能鼓舞士气。”刘文静说道。

刘文静在泾州亲眼见证了薛举上次的落荒而逃，对薛举根本就不看在眼里了；见李世民特意嘱咐他们不要轻举妄动，便觉得李世民有些小看了他的领兵作战的能力，很想表现一番。

殷开山的想法和刘文静一样，连连说：“长史说得是！长史说得是！英雄所见略同啊！”

刘文静见殷开山认同他的观点，一激动又说：“秦王太过谨慎。那薛举，上次就被我们打了个仓皇而逃，如果不是秦王撤军，什么狗屁西秦，早就不存在了。我们这次可不能让他再跑了，一定要活捉！活捉薛举父子！”

殷开山又是一阵附和，他的立功受奖之心，更甚于刘文静。不过，殷开山还是有些担心李世民会怪罪，毕竟刚刚特意嘱咐过他们，他们这么做就是违背军令，于是有些为难道：“我们出击……秦王……秦王怪罪下来可担当不起啊！”

刘文静不以为然地挥挥手，说：“司马大可放心！战场上形势千变万化，岂能事事都向元帅汇报？倘若此事秦王怪罪下来，我刘文静一人承担！”

殷开山知道刘文静深得李世民信任，又觉得如果他们这次能大胜，李世民肯定也就不再追究他们违背军令的事了，便问：“长史，那我们该怎么做呢？”

“看到高塘城西南方的浅水原了吗？我一来就看中那里了，那里是个排兵布阵的好地方。”刘文静信心十足道，“把西秦军引到那里去歼灭！”

他要将大军调出高塘城，这样做，除了想向薛举炫耀兵力外，还想做给李世民看：你不是说我们要在高塘守吗？我偏偏就要离开高塘，主动出击，而且还要大胜薛举，不把薛举的头砍了送到你面前，就是把薛举捆了送到你面前。到了那时候，你就知道我“肇仁兄”（李世民对刘文静的称呼）的厉害了。

刘文静哪里知道，他的自以为是，自作主张，正中薛举下怀。

（4）

李世民是在刘文静和殷开山已经调大军去了浅水原后，才得知情况

的，虽然急忙派人去阻止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

病情不见好转的李世民，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，有阵突然醒来后，觉得周围静得异常，有些不安，便强撑着下了床，走出房外。侍卫及时迎了上去。李世民问周围为何如此安静，这才得知刘文静和殷开山先斩后奏，将大军调去了浅水原。

“去浅水原？胡闹！此时出击，还打野战，不是找死吗？这个刘文静！”李世民怒声骂道，气极了的李世民，连惯常的“肇仁兄”也不叫了。他后悔不已，后悔不该让刘文静和殷开山替他指挥，更后悔不该让刘文静做行军长史。

这刘文静仗着自己对他的信任，目无军纪，真是该死。李世民觉得，此事刘文静一定是主谋。

“快！传本王令，让长史和司马快快撤回城里！”李世民大声说完这句，因急火攻心，又晕了过去。

等他再次苏醒过来，见一切如常，心里更着急了。

“看来，这次必输无疑了。”李世民心想。

不是他消极，是他这次率领的主要是步兵。李唐刚刚建立，战马不足，仅有的那几千匹，有一半还都是突厥所赠。而那薛举的西秦和李唐则正好相反，由于地势原因，薛举控制的陇西，属良马产地，战马不少；且西秦士兵大多为羌族和胡族，非常擅长骑射，更擅长野战。

刘文静偏偏去浅水原和西秦打野战，不是用自己的弱项去碰别人的强项吗？怎么可能赢得了？

“以己之短，攻人之长！兵家大忌啊！兵家大忌！”李世民捶胸顿足，只盼派去的人能阻止及时，只盼薛举还未领军到达浅水原。

这次老天没有帮他，老天帮了薛举。派去的人还未到浅水原，两军已经开战了。

就在刘文静和殷开山在浅水原排好阵，等着薛举来送死时，身后突